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八回 假復假金礦難查 口中珠花不返

且說魯薇園聽了俞笠翁的話，只得請教辦法。笠翁道：「閣下縱不具稟單，也要先寫一封信來，兄弟才好動公事啊。」薇園只得回去，備了一封信。那幾天恰好遇了西人賽馬，早堂會訊，因有西國領事在內，照西例停止；那中國官及一班吏胥衙役，也借此樂得逍遙幾日。直過完了跑馬日子，那傳單方才出去。差役拿了傳單，走到鴻仁裡，找不出一個金礦局，就去回了本官。笠翁便寫了個條子照復薇園。薇園甚為詫異，便和李閒士兩個走到鴻仁裡查看，只見那金礦局的牌子不知那裡去了，換上一扇伊公館的牌子。薇園道：「莫非伊紫旒住在這裡？」

我們何不扣門問一聲？」閒士道：「不好，倘使問了不是的，有甚意思？不如回去寫封信來給他，是的固好，倘使不是的，也無非是送信人誤送的罷了。」薇園依言，便一同回去商量，寫了這封信，叫出店的送去，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話。薇園道：「不料果然是他。他和子遷那廝是朋友，此刻金礦局搬走了，他又住在那裡，他們一定是狼狽為奸的。我們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情形，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遷來。」閒士道：「他們明明是一路的，子遷去了，只得辦他。」

說罷，二人一同出來，走到鴻仁裡伊公館裡去。紫旒接著，讓坐寒暄已畢，薇園道：「不知喬子翁的金礦局搬到那裡去了？紫旒又是幾時喬遷過來？」紫旒道：「子遷前一向接了廣東一個電報，說那邊有人願附大股，就匆匆的動身去了，說到那邊再設局招股。曾經交代過說，倘使薇翁要交股銀，可交到匯豐裡去，由兄弟照過收條，寫信到那邊，就可以寄股票來。兄弟近來事情很忙，不曾過去知照。」薇園道：「子翁到廣東，那礦局設在那裡，可曾知道？」紫旒道：「這倒未曾說起，大約不能一定。等他在那邊找定了地方，自然有信來。」閒士道：

「閣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個辦事，所以諸事都托了閣下。」

紫旒道：「並不同在一起。兄弟和他從前並不相識，也因為到這裡附股，才彼此認得。」閒士道：「不知閣下認了多少股？」

紫旒道：「兄弟是有限得很，不過二百股。不知薇翁到底認五百，或是一千？商量定了沒有？」薇園道：「一千也罷，五百也罷，兄弟意思總要見一見喬子翁的公事，才交股銀。」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便是兄弟也沒有見過。這招股的大事，又在這承平世界，青天白日之下，不見得有甚靠不住罷？」

閒士道：「我們就是怕的這一著，所以遲遲未交股銀。打算查一查清楚再來。」紫旒搖頭帶笑道：「不見得，倘有甚靠不住，兄弟的一萬金就不翼而飛的了。」閒士拉了薇園到一邊，悄悄說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他也在被騙之列的了。我們何不也將實情告訴了他，等他好幫我們一臂之力？」薇園道：「這一著且慢，我看他總是一類的。」閒士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們一時又不能和他破臉，倘使翻了臉下來，我們此地拿不著憑據辦他，他倒通信給喬子遷，從此永不露臉，你的公事更難辦了。」薇園道：「且過兩無再說，」於是又回過來和紫旒談天。

紫旒此時已叫人到大馬路狀元樓去叫了一桌菜來預備留飯。

當下便對二人說道：「二位恕我簡慢，不曾備得帖子，今天請吃了便飯去。」薇園道：「這個不敢。」閒士道：「改天罷。」紫旒道：「今日務乞賞光，兄弟已經預備下了，務望屈駕。」二人只得留下。紫旒又取了幾張片子，叫家人去請客。

一會兒，袁伯黎、秦夢蓮、蕭志何、陳雨堂都到了，主客共是七人。紫旒早就把花錦樓叫來了，又央及各人叫局，發去局條，便讓坐席。席間，紫旒還說了多少招遠金礦的好處：「子遷這回到廣東招股，那邊是個富地，不難就招足了，將來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庇呢！」眾人也有隨聲附和的，說得薇園心中沒了主意，究不知他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。

閒談片時，各人叫的局陸續來到。忽然牛性來了，家人未及通報，他已闖到席上。紫旒連忙起身讓坐道：「不嫌殘席，請吃一杯。」一面叫家人添個坐位上來。牛性坐下，看看席上多是熟人，便連李閒士也是向來相識，只有薇園不曾會過，便請教過貴姓台甫。紫旒恐怕他說穿了山東委員辦貢品的話，連忙叫篩酒，又親自讓菜，胡亂忙了一陣，牛性忍耐不住，便拉紫旒到一邊，問他的珠花。紫旒道：「你看，我此刻如何得空？」

等明日罷，明日准不誤你事便了。」牛性發急道：「你便這樣從容，須知別人急的要死，在甚麼地方，是誰人拿去的，請你寫個條子交給我，等我自己去取罷。」紫旒暗想：「看梅卿的神情，分明是要乾沒了我的東西。我自己雖然討得回來，也不免大費手腳，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，或者她難為情，就還了他也不定。」想罷，便對牛性說道：「我此刻老實對你說罷，那對花本來是我一個舍親要買，我那天拿去給舍親看過，嫌價錢大，便交還給我。我正要拿去還你，偏偏遇了個朋友，要去打茶圍，我便陪他到張梅卿那裡去，被梅卿看見了，說有客人肯代他買，要我留下看看，這一留便留到今天。你若是性急等不得，你就自己去討便了，好在梅卿你也認得的。」牛性聽說，便道：「怪不得呢！你屢次搪塞我，這是你拿去的，還是你去討回來，我不去。」紫旒道：「那麼你不要性急。」牛性道：

「我此刻知道了著落，倒不性急了。」紫旒道：「那麼還請吃酒罷。」於是二人重新入席，與眾人酬錯，直到酒闌燈口，方才各散。紫旒送去眾客之後，便獨自一個溜到花錦樓處不提。

且說牛性吃了幾杯，有了酒意，暗想：紫旒這廝，拿我的東西去做人情，說甚麼親戚要買，怕不是跑馬那兩天梅卿缺了插戴，他從中做這個手腳，且待我到梅卿處看看，是如何情形？

想罷，便走到梅卿家來。正房裡有人碰和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牛性氣喘吁吁的道：「你家先生呢（上海高等妓女通稱先生）？」阿巧道：「在房間裡。」牛性道：「請她過來，我有話說。」阿巧答應了，卻不動身。牛性酒量本來不濟，多吃了幾杯，已有了酒意，再是從大馬路走到四馬路，受了點風，那酒氣越發上來了，所以氣喘吁吁地，說話也不成片段了。歇了一會，略覺好些。梅卿從正房裡走了過來，牛性抬眼看時，那對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鬢旁，便率然問道：「你那對珠花還要不要？」梅卿笑道：「為甚不要？不要便怎樣？大約你又想捐了？」牛性道：「這是我的東西。伊紫旒向我要來，說是他的親戚要買，不料被你留下，多日不還。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來討的。」梅卿道：「牛性，今天只怕是吃醉了？在這裡說亂話。」

牛性道：「我不曾醉，你不還我，我便去報巡捕房，叫包打聽（滬俗稱偵探之名詞）來向你討。」梅卿勃然道：「牛性，你到底說的是甚麼話，伊紫旒，他和我有口交情，送我這對珠花。那天送來時，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見的，還代我說了許多謝謝。阿巧是我家的人，不便做證，紫旒還帶了蕭志何蕭大人一起來的，蕭大人也眼看著紫旒送給我，也聽著我道謝。我還怕生受了他這貴重東西不當，格外備了燕翅請他們吃夜飯。莫說你去叫包打聽，就是吃外國官司告御狀，我也有理說。」一頓搶白，把牛性的酒也嚇醒了，半晌無言，慢慢的問道：「可真是紫旒說送你的麼？」梅卿冷笑道：「我們當娼，賣皮賣肉，不貪點東西，為著甚麼來？真也要真，不真也要真的了。」說罷，自回正房裡去。牛性白白受了一場沒趣，只得走回家夢他的黃梁去了。

且說紫旒是夜住在花錦樓家，直到次日十二點鐘才起來。

梳洗吃點心，徘徊一會，不覺又是兩點多鐘。到底心中惦記那對珠花，便走到梅卿處。阿巧迎出房門口，說是：「先生又跑馬車去了，房裡是昨夜碰和的客人，碰到天亮才睡，還沒有起來。」又告訴他昨夜牛性來討珠花，被我家先生如此這般的一頓搶白去了。紫旒初聽得，不覺愕然，既而轉念一想，又不覺大喜。別過阿巧出來，心上又想如何對付魯薇園之策。此刻多應是得了山東回電了，不知他如何辦法？昨天明明是來探我虛實，叵耐他不吐真言。左思右想，無法可施。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如此如此，做弄他一番，也未為不可。想罷，便欣欣然走到三萬昌茶樓上去。

原來這三萬昌茶樓是上海各報館本埠訪事人聚集之所，常日多在那裡吃茶，有了新聞，便互相知照。紫旒是都認得的，走到樓

上，那一班訪事人便紛紛前來招呼，有叫「伊紫翁」的，有叫「伊先生」的，甚至有叫「伊老爺」的。紫旒也笑著招呼，一面故意繞行了一遍。眾人便爭著讓坐。紫旒道：「我是要看一個朋友的。」眾人便道：「朋友既沒有來，就何妨此地坐坐，帶著等朋友。」紫旒就隨意坐下，笑問道：「今天有甚麼好新聞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所訪的，都不過是公堂案，捕房瑣事，那裡有甚麼好新聞。」紫旒道：「你們一天到晚在這裡空坐，那裡有甚麼好新聞？」眾人道：「你老先生有甚好新聞，告訴我們點。」紫旒道：「有一個喬某，冒充了山東金礦局總辦，在這裡招謠撞騙，被山東那邊知道了，派了委員來查辦，誰知道喬某已經先自逃避了，這不是一段絕好的新聞麼？」眾人問道：「這委員姓甚麼呢？」紫旒道：「這個倒不甚了了，你們到新衙門去一打聽（會審公堂俗呼新衙門），自然知道了。」

說罷，起身別去。眾人之中，便有一個機警的，跑到新衙門，在房科裡、門房裡、差房裡，到處去問了個備細來了。

且說紫旒種下了這個根子，便信步回到公館裡，只見牛性已坐在客堂裡等。紫旒故意把臉一沉，現出怒色道：「你倒又來了！」牛性詫異道：「你東西沒還我，我怎麼不來？」紫旒作色道：「東西麼？沒有了。」牛性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？」紫旒道：「甚麼話？你自己弄壞了，還裝呆呢！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討時，你又不去，你如果肯去，我自然教你一個討回的法子。」

及至後來，你又私自去了，並不商之於我，白去討一場沒趣，非但東西拿不回來，還被他坐煞了是我送的。你自己丟了東西，討了沒趣，這是你自作自受，與我無乾，卻害我背了個冤大頭的名目。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，何嘗有過整千整百的東西送過婊子來？」牛性道：「你送過沒送過，我不知道。這對珠花你拿去的，你還去拿來還我。」紫旒道：「好輕鬆的話！我本來沒有回你說拿不回來的，你自己卻跑去，甚麼巡捕房、包打聽的一陣胡鬧，鬧出了他那甚麼□□交情來，一句坐煞了，叫我怎樣再去拿？你自己做壞了，卻還來找我！你此刻已經知道在她那裡，你便自己去討罷，我是撒手不管的了。」牛性道：

「我倒不相信，就這樣就可以白賴了。」紫旒把桌子一拍道：